

悦成长
青少年文库

HULAN
HE
ZHUAN

呼兰河传

萧红 著

Hulan
He Zhuan

国家教育部**推荐读物**

全彩手绘插图

著名作家高洪波倾情作序

鲁迅**最欣赏的女作家** 萧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
一串凄婉的歌谣！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呼兰河传

萧红／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6年·沈阳

© 萧红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兰河传 / 萧红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6.7
(悦成长青少年文库 / 王智远主编)
ISBN 978-7-5470-4212-0

I. ①呼…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3607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字数: 165千字
印张: 13.25
出版时间: 2016年7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雪娇
封面设计: 张莹
版式设计: 张莹
插图: 北京印刷学院数字出版绘画艺术工作室
责任校对: 彭力胜
ISBN 978-7-5470-4212-0
定价: 24.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真: 024-23284521
E-mail: vpc_tougao@163.com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开心阅读

读近来一些颇为走俏的小说，得一体会：阅读快感很多，阅读记忆很少。此语一出，居然得到大评论家雷达的认可，并被认真地引用过。

也许我无意中说出了当前的一种文学现象，这是进入 21 世纪和网络时代的文学所面临的尴尬之一，也是文学作品批量生产、定量制作的结果。我读到过许多小说，文通字顺，俏皮风趣，能让你一口气顺畅地读完，用时髦话说是“养眼”，但一两天过后再回忆，居然记不得其中的人物，记不起其中的细节，有的连篇名都忘了。好的小说当然不是这样的。

年轻时读过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盲厨师》，莫扎特为盲厨师弹琴的细节让人感动，音乐居然让垂死的盲厨师回到青春岁月！读《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更难忘记小保尔往烤炉中的面包上撒烟丝的顽劣；读童话《吹牛大王历险记》，为敏豪生伯爵夸张而大胆的历险故事所吸引，他用樱桃核当子弹射击一头公鹿，结果第二年这头鹿的脑门上长出一棵樱桃树，上面居然结着美味的樱桃！

想象力的超拔让人入迷！

对生活场景细致入微的描摹，如茨威格对一个赌博女人的手部的描写，同样让人佩服。

向自己的作品中倾注真诚的感情，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作家的主观倾向，像契诃夫和欧·亨利的一系列优秀短篇小说，给人的阅读记忆永远是鲜明而又生动的，这就是艺术大师与一般匠人的区别。

做一名职业阅读者，拥有开心阅读的时刻是难得享受，阅读时的会心一笑更是一种境界。佛陀讲经时天花乱坠，他同时又可以拈花一笑，可见花是一种期盼、一种象征，也是一种感悟和领悟的层次。一旦成为书，似乎每一页都具有挑战和冒险的意蕴，最起码你一旦拿起书，你把此时此刻的生命就交付给了它，它或许占有你生命中的片刻，或许占有半天或一夜，你的精神是凝注的，你的心灵是敞开的，你进入书或者书进入你，其实都一样，如果运气好的话，一



本好书占有你的生命将漫长无比。列宁临逝世前让他的夫人朗读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这本书伴列宁走完生命之旅。去年我有幸出访俄罗斯，在红场的列宁墓专程拜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进入列宁墓中的刹那，我看到列宁沉睡的、宁静的面庞，猛然想起了《热爱生命》这本书，想起了文风强悍的杰克·伦敦，奇怪的意识流。

一生中不知道要阅读多少书，就像你不知道要吃多少顿饭一样。也许有大概的统计，尤其一日三餐九碗饭，以人生七十古来稀为基数，是能够计算出来的。但书就不同了，有的书让你终生阅读而常读常新，有的书则一带而过，如过眼烟云。所以，能时常拥有开心阅读的机会的确是一种幸运，说幸福也成。

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拥有这种幸福的阅读体验无疑会成为一生的财富，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阅读记忆。“悦成长”青少年文库，正是在这方面所做的有



益尝试。鲁迅、冰心、巴金、汪曾祺、海明威、泰戈尔……这些文学艺术大师用自己鲜明的风格创造了一篇篇经典作品，这些作品以独有的意蕴化为阅读快感，润物无声地占据人的心灵。让这样的作品与孩子们的精神之旅为伴，一定会让他们的人生旅途充满鲜明而又生动的风景。希望每一个捧着经典阅读的孩子能在不自觉中扬起嘴角，享受这些美丽文字带来的快乐，感受到人性的丰富，体验到美的享受。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高洪波



青
少
年
文
库

004



Contents 目 录

	序 言	001
001	第一章	
	第二章	035
059	第三章	
	第四章	088
105	第五章	
	第六章	148
174	第七章	
	尾 声	202



第一章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

“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



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得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是不是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地滚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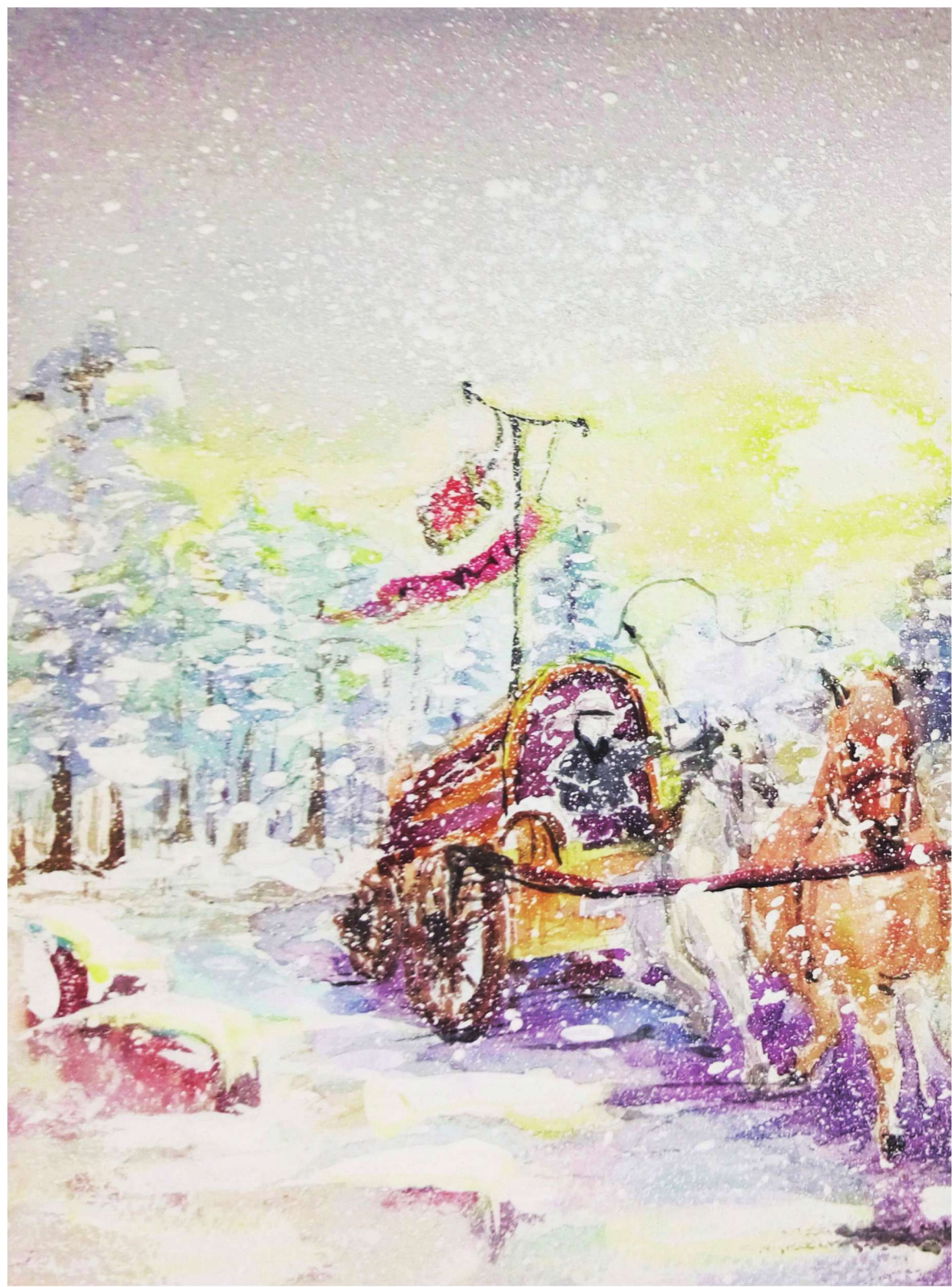


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①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其余的如药店的招牌，也不过是：把那戴着花镜的伸出手去在小枕头上号着妇女们的脉管的医生的名字挂在门外就是了。比方那医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药店也就叫“李永春”。人们凭着记忆，哪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们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里。不但城里的人这样，就是从乡下来的人也多少都把这城里的街道，和街道上尽是些什么都记熟了。用不

① 无乃：委婉地表示对事情的粗略看法，相当于“只怕”“恐怕”。







着什么广告，用不着什么招引的方式，要买的比如油盐、布匹之类，自己走进去就会买。不需要的，你就是挂了多大的牌子，人们也是不去买。那牙医生就是一个例子，那从乡下来的人们看了这么大的牙齿，真是觉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边，停了许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么道理来。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绝对的不去让那用洋法子的医生给他拔掉，也还是走到李永春药店去，买二两黄连，回家去含着算了吧！因为那牌子上的牙齿太大了，有点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医生，挂了两三年招牌，到那里去拔牙的却是寥寥无几。

后来那女医生没有办法，大概是生活没法维持，她兼做了收生婆。

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两条街是从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长。

这两条街上没有什么好记载的，有几座庙，有几家烧饼铺，有几家粮栈。

东二道街上有一家火磨，那火磨的院子很大，用红色的好砖砌起来的大烟筒是非常高的，听说那火磨里边进去不得，那里边的消息可多了，是碰不得的。一碰就会把人用火烧死，不然为什么叫火磨呢？就是因为有火，听说那里边不用马，或是毛驴拉磨，用的是火。一般人以为尽是用火，岂不把火磨烧着了吗？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越想也就越糊涂。偏偏那火磨又是不准参观的。听说门口站着守卫。

东二道街上还有两家学堂，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头。都是在庙里边，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两个都是小学：

龙王庙里的那个学的是养蚕，叫做农业学校。祖师庙里的那个，是个普通的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

这两个学校，名目上虽然不同，实际上是没有什分别的。也不过那叫做农业学校的，到了秋天把蚕用油炒起来，教员们大吃几顿



就是了。

那叫做高等小学的，没有蚕吃，那里边的学生的确比农业学校的学生长得高，农业学生开头是念“人、手、足、刀、尺”，顶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那高等小学的学生却不同了，吹着洋号，竟有二十四岁的，在乡下私学馆里已经教了四五年的书了，现在才来上高等小学。也有在粮栈里当了二年的管账先生的现在也来上学了。

这小学的学生写起家信来，竟有写到：“小秃子闹眼睛好了没有？”小秃子就是他的八岁的长公子的小名。次公子、女公子还都没有写上，若都写上怕是把信写得太长了。因为他已经子女成群，已经是一家之主了，写起信来总是多谈一些个家政：姓王的地户的地租送来没有？大豆卖了没有？行情如何之类。

这样的学生，在课堂里边也是极有地位的，教师也得尊敬他，一不留心，他这样的学生就站起来了，手里拿着《康熙字典》，常常会把先生指问住的。万里乾坤的“乾”和乾菜的“乾”，据这学生说是不同的。乾菜的“乾”应该这样写：“乾”，而不是那样写：“乾”。

西二道街上不但没有火磨，学堂也就只有一个。是个清真学校，设在城隍庙里边。

其余的也和东二道街一样，灰秃秃的，若有车马走过，则烟尘滚滚，下了雨满地是泥。而且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若是一个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质度更纯了，水分完全被蒸发走了，那里边的泥，又黏又黑，比粥锅黏糊，比浆糊还黏。好像



炼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哪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黏住的。

小燕子是很喜欢水的，有时误飞到这泥坑上来，用翅子点着水，看起来很危险，差一点没有被泥坑陷害了它，差一点没有被粘住，赶快地头也不回地飞跑了。

若是一匹马，那就不行了，非粘住不可。不仅仅是粘住，而且把它陷进去，马在那里边滚着，挣扎着，挣扎了一会，没有了力气那马就躺下了。一躺下那就很危险，很有致命的可能。但是这种时候不很多，很少有人牵着马或是拉着车子来冒这种险。

这大泥坑出乱子的时候，多半是在旱年，若两三个月不下雨这泥坑子才到了真正危险的时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越下雨越坏，一下了雨好像小河似的了，该多么危险，有一丈来深，人掉下去也要没顶的。其实不然，呼兰河这城里的人没有这么傻，他们都晓得这个坑是很厉害的，没有一个人敢有这样大的胆子牵着马从这泥坑上过。

可是若三个月不下雨，这泥坑子就一天一天地干下去，到后来也不过是二三尺深，有些勇敢者就试探着冒险地赶着车从上边过去了，还有些次勇敢者，看着别人过去，也就跟着过去了。一来二去的，这坑子的两岸，就压成车轮经过的车辙了。那再后来者，一看，前边已经有人走在先了，这懦弱者比之勇敢的人更勇敢，赶着车子走上去了。

谁知这泥坑子的底是高低不平的，人家过去了，可是他却翻了车了。

车夫从泥坑爬出来，弄得和个小鬼似的，满脸泥污，而后再从泥中往外挖掘他的马，不料那马已经倒在泥污之中了，这时候有些过路的人，也就走上前来，帮忙施救。

这过路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穿着长袍短褂的，非常清洁。看



那样子也伸不出手来，因为他的手也是很洁净的。不用说那就是绅士一流的人物了，他们是站在一旁参观的。

看那马要站起来了，他们就喝彩，“噢！噢！”地喊叫着，看那马又站不起来，又倒下去了，这时他们又是喝彩，“噢噢”地又叫了几声。不过这喝的是倒彩。

就这样的马要站起来，而又站不起来地闹了一阵之后，仍然没有站起来，仍是照原样可怜地躺在那里。这时候，那些看热闹的觉得也不过如此，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了。于是星散开去，各自回家去了。

现在再来说那马，还是在那里躺着，那些帮忙救马的过路人，都是些普通的老百姓，是这城里的担葱的、卖菜的、瓦匠、车夫之流。他们卷卷裤脚，脱了鞋子，看看没有什么办法，走下泥坑去，想用几个人的力量把那马抬起来。

结果抬不起来了，那马的呼吸不太多了。于是人们着了慌，赶快解了马套。从车子把马解下来，以为这回那马毫无担负的就可以站起来了。

不料那马还是站不起来。马的脑袋露在泥浆的外边，两个耳朵哆嗦着，眼睛闭着，鼻子往外喷着突突的气。

看了这样可怜的景象，附近的人们跑回家去，取了绳索，拿了绞锥。用绳子把马捆了起来，用绞锥从下边掘着。人们喊着号令，好像造房子或是架桥梁似的，把马抬出来了。

马是没有死，躺在道旁。人们给马浇了一些水，还给马洗了一个脸。

看热闹的也有来的，也有去的。

第二天大家都说：

“那大水泡子又淹死了一匹马。”